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王權的邊界：十五至十八世紀雲南洱海地區的歷史建構與實踐(I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9-022-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12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連瑞枝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0 日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九十三年度(延至九十四年度)

計劃名稱::王權的邊界:十五至十八世紀雲南洱海地區的歷史建構與實踐(II)

計劃編號:

執行期間:93.07.01-94.12.31

計劃主持人:連瑞枝

執行單位:交通大學人社系

電子信箱:sophielien@faucty.nctu.edu.tw

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此一研究計劃是希望能夠跨越中國王權的邊界，對地方社會內在的自主性以及其歷史過程中社會「變化」的過程作一個分析。博士論文是以十五世紀以前作為時段上的斷限，這個研究計劃則希望能夠對十五世紀以後的「變化」作進一步的分析。在此三年的研究計劃中，筆者將同時進行文獻搜集與田野調查，分別從明清官方、地方社會本身的地方傳說文獻以及村落層面的儀式與遶境儀式，來檢視三種不同角度對洱海社會「集體歷史」的塑造、回應以及實踐之道。

本研究計劃希望能夠將透過十五至十八世紀，明清政治的統治洱海地區，來檢視：一、明清王權的統治是如何「改變」洱海地區的社會結構，其中如明清對西南統治的技術與策略、明清官方志書抹煞洱海地區過去的王權的文本分析。二、社會結構的改變如何影響洱海地區社群對過去的論述，其中在許多墓誌銘、家譜、地方傳說等不同的文類會有不同的表述。三、洱海地區跨村的遶境活動以及村廟本身，一方面反應了南詔大理國存在的歷史意義是存在於村落層面的宗教儀式之中，同時十世紀以來的傳說結構與宗教儀式仍然在村廟女姓所主導的宗教儀式中得見。

此一研究計劃的主旨在於透過區域社會史的研究，希望能夠促進一些重要的議題的思考：包括中國姓氏的在文化上以及地方社會的意義；中國多元文化的內在歷程；中國南方社會的族群與王權的互動關係；以及宗教在基層村落社會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 邊陲社會 中央王權 洱海地區村落的結構 歷史建構與實踐

Abstract

This proposal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tinuity of my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autonomy of the frontier society in Erahi area in Yunnan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within the society during 15th to 18th centuries.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I will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cords, including the official gazetteers, the local legends and genealogies written by local elites and will do the fieldwork as well. By thos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exploring how the social group in Erahi area changed and created their collective memory and practice their own history with cross-villages parade and how they respond the statecraft by positive and passive ways.

There are three main dimensions show how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d and how the social group adjusted their own attitudes toward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past. Firs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statecraft, it demonstrates how pressure from the centers of state power and culture affected life in the frontier. A chief objective of this part is to give proper weight to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ontier and the state. Second, the use of the each different text contained their ow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express representations of past. In this part, the local legends, inscriptions, genealogies and official gazetteers will offer perspectives on how these social groups changed their proclaim of the origin of their ancestors, and what is more, on how they mix them together. Third, cross-villager parade and the religious ritual of the village temple represent the village as a historical site which express the realities of the Nanchao Dali Kingdom, meanwhile, the role of female in the village temple still share the same position of the legend which existed 10th centuries ago.

Keyword: Statecraft, Frontier Society, the structure of Village in Earhi area, the constitutive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二、研究的目的

在此一研究計劃中，希望透過雲南大理地區的社會史，說明土著社會如何面對王權力量的介入，王權如何造成土著社會結構的改變，而社會如何妥協、面對並實踐其社會既有的內在秩序。希望透過中國西南地區社會史的研究，對以下幾個概念進行重新的思考：一、從明清中央王權對邊陲社會的歷史論述，進行瞭解「族群」或是「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二、大理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及其內在運作的模式；三、地方社會如何組織並操作歷史：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與實踐。

此研究計劃的研究，可以促使我們面對幾個重要議題的討論，其中包括：

(一)、中國西南周邊社會的形成，包括臺灣社會與西南社會的對話以及區域性的特殊性；(二)、從土著社會的眼光，重新理解中國周邊社會群體如何將「不同層次的歷史記憶」納入一個社會的運作之中；(三)、不同社會群體的支配關係是一種相對的、模糊的、搖擺的隱喻系統，多以傳說與宗教面貌展現其意義。佛教與道教在中國社會中扮演著類似「前王權」的整合力量，將土著社會中的土地與人的祖先，以及村落組織整合在一起。在十五世紀以後，中央王權力量促使我們思考中國村落成為一個容納多重歷史層次與多重歷史場域的再現的一個重要單位。(四)、現今中國西南仍是一個社群複雜的區域，雲南洱海地區的研究可以突顯其特殊性，即「少數」民族中的「多數」是如何形成的，這促使我們思考形成「族群」或是「社會認同」的文化要素的問題。(五)、雲南洱海地區社群的研究，提供一個較大的歷史框架，有助於對西南少數民族，乃至於東南亞地區歷史性社群的過去，有一個較具體的個案說明。

三、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自九十二、三年度執行國科會計劃「王權的邊界：十八世紀雲南洱海地區的歷史實踐」(I)(II)，分別延續作者的博士論文研究，也就是希望能夠針對洱海地區在明朝統治之後，民間社會如何因應政治的變化，進而改變他們的祖源論

述、社會身份以及在村落層面的社神信仰等等。在這二年的研究計劃中,進行的研究包括以下三項:(一)、搜集並分析元明清有關雲南方志中,官方對於土著社會「過去」以及積極改造的史料。包括了對風俗志、祀典志、禮志以及祠廟等部份的分析。(二)、在雲南搜集民間資料。筆者分別在九十三、四年春夏間,到大陸雲南地區執行田野調查並搜集材料。搜集未出版的地方史料,包括墓誌銘、家譜、傳說文本以及收集散落於民間的古契約。在文獻搜集方面,筆者相當幸運得以影印檔案館中未出版的族譜資料,也因為實地與地方耆老會面,得以一窺民間收藏的族譜資料。同時,佛教儀式專家阿叱力僧所使用古老佛教科儀經文也是筆者搜集的內容之一。(三)、雲南觀察二月八儀式,並拜訪名家大姓的祖地。九十三年度到大理北方劍川觀察每年農曆二月八的「釋迦太子游四門」儀式。阿叱力儀式專家幾乎已經從歷史中消失,在歷經文化大革命之後,在深山村落中仍得見整個村落型的佛教儀式實屬極為可貴。農曆二月八是佛教釋迦誕的日子,對雲南村落而言,是相當普及性的一個村落性節慶活動,各個地方有其差異性。其中在玉溪在二月八這一天全村游佛教密宗的大黑天神。大理地區則是游本主神。海東地區則是游龍王,在姚州地區則是游昔日的土司高翥映。在劍川的二月八遶佛儀式中,第一次從現實社會的儀式行為的層面,發現古老的佛教儀式具有民間實踐歷史認同的重要意義。同時,筆者也到另外的二個地方:姚安與雲龍。姚安與雲龍二地皆是大理國時期的重要轄地,前者是為相國高氏居地,後者則是古老重要的鹽井所在地,這二個地方在明朝統治後,其社會皆產生相當大的變化。姚安地處彝族聚居之區,原為大理國相國世家高氏聚族之地,高氏在明清任土司職,地位極為崇高,現在他們自認是漢族。雲龍則為千年古鹽井所在地,其開發亦相當早,使得它在迤西一帶貿易地位極為重要性,後來,明朝五井提舉司在地方設置也促使了原來大理裔遺認同上的變化。此二地因為地理位置不同而使得其社會對歷史結構性的記憶與遺忘各有差別。除了認同上的議題以外,筆者也開始注意到雲南地區的「物資」(銅、鹽、銀)對於連結少數民族之間的歷史性長距貿易,開始受到明朝統治的干涉而產生

結構性變化，是未來極值得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再者，九十四年暑假筆者也到趙州鳳儀拜訪董氏世家以及趙氏世家的祖地及其本主廟，採集到許多地方性的口述傳說，也進一步對其地形環境以及村落間本主信仰的範疇有初步的認識。

在前二年的計劃中，筆者希望能夠對明朝統治以後，洱海地區如何消極處理他們的「過去」，以及積極面對現在政權的過程。所以，筆者分為二個層面來討論，一是社會集體記憶如何被維持，這就包括了集體性的「遺忘」與「創造」過去，此一時間感的形成，並非是一個靜態的過程，是一個**對話**的過程，甚至於不同的區域會有差異性。大陸田野期間搜藏許多私藏家譜資料，其中如《趙氏族譜》、《大理喜洲中和邑楊姓族譜》、《閣洞旁段氏》家譜、《大理史城董氏族譜》、《大理古塔橋趙氏族譜》、《劍陽何氏族譜》、《五雲董氏家乘》、《彌興官庄高氏族譜》、姚安高氏族譜《一宗枝圖》、《鶴慶土通判高氏家譜》、《(崇禎二年)高氏家譜》；《鶴慶張氏族譜》；另藏於雲南省博物館的《太和龍關趙氏族譜》、《李家譜源》等等皆相當珍貴的地方性史料，未來將進一步與碑刻金石資料配合一起進行比對研究，將呈現出關於祖先論述的辯證性與歧異性。再者，有關阿叱力所使用的佛教科儀，地方古文書等等也正在處理編目整理之中。

除了自行規劃的研究主題，筆者也參與由何翠萍、魏捷茲二位教授在民族所支持下的「界限的反思」研究群計劃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科大衛(David Farue)教授在蔣經國基金會支持下主持的” The conversion of chieftains—territorial gods, chieftain lineages and the retention of indigenous identity in border areas” 計劃。在此二計劃中，筆者往往得以與海外相關研究的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對於共同的議題交換研究心得，收獲頗為豐富。也期望能夠在中國南方邊陲社會中細緻地描述出在不同經濟生態下不同社會所表現的不同歷史樣貌。

四、研究者自評

在上述二年具有連貫性的研究計劃期間，筆者除了赴大陸搜集民間材料以及作初步田野觀察，也整理相關的文獻分別發表文章，其中包括了博士論文修改出版，三篇學術論文，二篇會議論文。

nd, 〈姓氏與祖先:雲南洱海地區階序社會的形成〉(已通過審查)。

nd,《隱藏的祖先:雲南洱海地區的傳說與歷史》(收入廣州中山大學《走進歷史田野叢書》,由北京三聯書局專書出版中)

2005 ,〈邊徼聖地:雲南洱海地區的聖地與祖先〉,祝平次、楊儒賓主編,《天體、身體與國體:迴向世界的漢學》(台北:台大出版社,2005),頁301-351。

2005 ,〈女性祖先或女神:雲南洱海地區始祖傳說與女神信仰〉,《歷史人類學集刊》第三卷第二期。

研討會與學術會議:

〈女性祖先或女神:雲南洱海地區的始祖傳說與女神信仰〉,發表於2004年8月底中研院史語所「宗教與禮俗研究室」小型研討會。

〈漢族或白族的迷思:一個董氏世系為例的歷史思考〉,發表於2004年11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舉辦「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變遷與適應」學術研討會。

〈與過去協商:雲南地區的聖地與祖先〉,發表於2004年11月清華大學主辦「國際青年漢學會議」。

〈女性祖先或女神〉一文,內容主在探討洱海地區女性祖先如何透過佛教正統儀式與經典的力量,轉化成為民間的聖母崇拜。在傳說文本、村落的信仰以及民間調查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洱海地區女性應有其歷史性的重要性及意義,遂以傳說、佛教經文以及墓誌銘資料撰寫此文。其旨在說明貴族女性在自部落社會到王權社會期間,長期以來在聯結人群以及外在神聖力量之時,扮演著象徵性的角色,尤其大理地區名家大姓多相互聯姻,使其集體性背後有相當大的聯姻集團的意味,所以此文旨在說明佛教王權建立時,國家如何透過貴族女性與僧侶創造貴族社會的合法性。〈姓氏與祖先〉則討論男性祖先對於洱海地區的重要性,是著重在佛教王權的建立時,貴族社會為了使其王權具有神聖性,而選擇以阿育王作為

其王室世系的祖源，而名家貴族則以梵僧視為他們的祖先。文中除了對其祖源宣稱有所說明以外，也對其王權賜姓、僧人制度的執行有所說明，以此落實祖先/祖源論述與實際社會的運作有其內在的扣連性。此文目前已通審查，將在 2006 年底出版。

第三篇文章是〈邊徼聖地〉論文，發表於第二屆國際青年漢學會議，目前已出版於《天體、人體與國體：迴向世界的漢學》(2005)一書之中。文章是建立在上述二篇有關大理社會中的人的世系是來自於宗教領域有關：祖先是來自於尊貴的貴族女性以及梵僧。但是，在明朝統治以後，這些貴族世家內傳祖先傳說以及家族世襲的宗教身份是不見容於明朝的宗教政策，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明朝中葉以後的貴族後裔多開始隱藏他們祖先的世系，在墓誌銘中明顯地可以看出。而相對地，許多明清的筆記小說多盛傳大理與雞足山為佛教聖地。這二者差異可說是，明朝中葉以來的大理貴族遺裔用張顯祖先所居之聖地的方式來取代他們對祖先的緬懷。也就是隱藏祖先於聖地以安身立命。

除了此三篇學術論文，這二年間也著手修改博士論文與出版計劃，書名為《隱藏的祖先》。此書預計將在 2006 底年於北京三聯《走進歷史田野叢書》出版。